

祥和之音在民声



■保振

周景王在位时，财政困难，以至连器皿都要向各国乞讨。但他执意要铸钟，以显其祥和之音绕梁。对此，司乐官不仅不支持，还表示强烈反对。周景王不听劝阻，不闻“杂音”，不惜劳民伤财，硬是将大钟铸成，并对司乐官说：“钟果和矣。”司乐官却说：“未可知也。”景王问其故，他解释说：乐声与政声相通，才为祥和之音。现今为铸大钟，闹得财亡民疲，莫不怨恨，哪里还有祥和之音。又进一步说：民众所喜好的，很少有不兴盛的；民众所厌恶的，很少有不废弃的。所以，民谚讲众心成城，众口铄金。

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道理：祥和之音在民声。

无疑，祥和之音，人皆喜之。但祥和之音到底在哪儿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。孟子认为，乐民之乐，忧民之忧。晏子认为，意莫高于爱民，行莫厚于乐民。邓小平讲得更透彻：人民群众拥护的、赞成的、高兴的、答应的。一句话，对于心中装着民众的人来说，祥和之音既不在大钟乐器中，也不在舞台表演中，更不在形象工程中，而是在民心民声中。

1900多年前，当时的狐奴县百姓广泛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：“桑无附枝，麦穗两歧。张公为政，乐不可支。”当时，百姓这种“乐不可支”的传唱，就是最美妙、最动听的祥和之音。这种祥和之音，甚至

能让喜鹊闻之不飞、黄鹂闻之不唱。为什么？就在于“张君为政”的德政：张堪在拜渔阳太守时，看到当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不富裕，“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，劝民耕种，以致殷富”。老百姓感念这位为民着想、替民谋富的太守，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谣。

古而今，“声音之道，与政通矣。”可以说，凡祥和之音，皆本于声，发于情，系于德政。

德政，实为德正。“民生厚而德正。”倘老百姓家无隔夜粮、身无遮羞裳，无论如何也称不上“民生厚”。即便温饱问题解决了，若办件芝麻小事，都须求爷爷、告奶奶，没个十天半月，甚至一年半载，不把门槛跑断，不把额头碰烂，都别想办成，或者即便事办成了，也是“给面子”，是“恩赐”，这都与“民生厚”是南辕北辙的。可以肯定，这都难以留下祥和之音。

德正之正，正在凡举事，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。而非视民若无，我行我素，或者对民只是“使由之”，不让“使知之”，似乎老百姓天生就不需、不该有知情权似的。由是，不仅难有余音绕梁的祥和之音，甚至有可能生发出别有幽愁暗恨生的忿忿之音。

德正之正，说到底，正在想民所想，急民所急，忧民所忧，乐民所乐，即便有的事利倍于今，但不便后，也绝不可为。若认为只要是利倍于今的事儿，就可大做特做，甚至以吃子孙饭、断后代路为代价谋求“显政”，以为如此仍可听到祥和之音，其结果很可能不会太美妙。

周景王铸成大钟后的第二年即崩，“钟不和”。其崩的原因史书未写，却深蕴“劳民费财，祸所由生”，而周景王一意孤行、不顾民怨亦永为后世鉴。

一生平凡有什么可怕

言者有意

■天亮

“最迟在35岁以前，如果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，我就自杀。”这是作家梁晓声在一所大学演讲后，一名大一新生对他说的。尽管几年过去后，这个年轻人未必这么想了，但他喊出的许多人对平凡人生不敢说出来的恐惧乃至敌意，仍然令人深思。

前段时间票房14亿元以上的喜剧电影《夏洛特烦恼》中，主人公夏洛之所以特别烦恼，说到底无非是“人到中年一事无成”。奇妙的是，在一场全靠作弊出人头地的梦中，当他自己把生活挥霍到反面之后，居然就领悟了平平淡淡才是人生真谛，既刻意又充满违和感。夏洛毫无压力地和偷来的奢华生活说再见，只是以轻浮的态度表达了仇富情绪，却深刻地反映了对平凡生活的不甘心：哪怕梦里体验一把富贵也值。这部电影大受欢迎，除了包裹得漂亮，或许也因为碰巧和现实中类似的社会心理机制产生了共鸣。

人不甘于平凡，最普遍的冲动是渴望名声。而且，越是年轻，对一夜成名的幻想越强烈。有人甚至说，出名要趁早，来得太晚的话，快乐也不那么痛快。应该说，不甘于平凡，希望人生保持一个向上的姿态，是生命内在的动力，也是社会进步的阶

梯。然而，当这名声被狭隘化为社会地位的优越、经济方面的成功，却与勇敢、诚实、良善等内在品质关系不大，人们就容易陷入功利的泥淖中，把平凡的人生看得丑陋粗鄙。

其实，不论在什么样的起点，努力都是最不坏的选择。有句格言说得好：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奇迹，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。必须承认，成功的道路不是普惠的，能从分母上升为分子的总是少数。我们的世界，从来就是由平凡的大多数构成的。倘若陷入某种文化惯性和思维误区，在强调努力的同时把平凡人生当成包袱，甚至简单地以个人成就来判定人生价值，就是天大的误会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平凡的日子将相伴一生。即便是那些功成名就的人，平凡依然是人生不可分割的精神底色。

每个人都应该也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甘心平凡，拒绝平庸，这就是努力的全部意义。通过奋斗擦亮自己最优秀的那部分潜质，并不意味着可以拒斥平凡。一个崇尚奋斗的社会，也不能以成功作为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准，因为它会同时定义出人生失败者。简单地把一个人的不成功归因于努力不够，既不符合实际，也不公平。它对渴望成功的人有多少激励，就对处境不好的人有多大伤害。

无论你走得有多远，平凡人生就在那里。最近上映的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中有个颇具启示的说法：无论成功或失败，人的尊严和价值，都不能随便被其他人以某个标准来定义。从这个逻辑出发，去创造一个更少差别、更多尊严的社会，平凡才不至于成为社会焦虑。

画中有话

有钱难花



■大汗/文 春鸣/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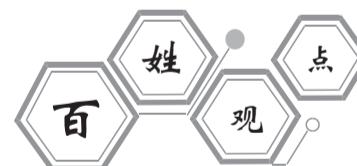
11日下午，湛江市民蔡先生开着一辆装满现金的小货车来到4S店，当场要求购买一辆厢式货车，店内销售员们瞬间集体傻眼。“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钱。”销售经理辜丽园感慨道。在几名店员的帮助下，蔡先生把十多个装钱的箱子逐一搬到店内。这笔“巨款”分批用麻绳绑着，有1角、2角、5角，最大面额是1元，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硬币，总额在8万元左右，总重量半吨以上，光硬币就300公斤。整个店内散发着一股“钱的味道”。

用车载钱，从字面上看上去甚有“土豪”的味道，面对如此带有戏谑的称谓，蔡先

生实在是有苦难言。据蔡先生称，他做的是副食品生意，常年与乡镇的小卖部做批发，日常都会收来整堆的零钱，与“土豪”二字本不搭界。零钱太多，银行不收，生出了不少后遗症，他天天得琢磨怎么把钱消化掉，“扛着钱去吃饭，看着豪气，但实际上还得盼着人家收下。”说起花钱的痛苦，蔡先生满眼都是泪！

一车钱，可以想见，平常就是存放也得不少空间，房间肯定也是一股“铜臭”的味道。钱多难免，无疑给“土豪”蔡先生的生活带来各种不便，这其中折射出的是银行服务的短板。在某些企业缺零找赎，某些“土豪”有钱难花的情况下，某些银行其实并未充分做好中介的角色。

照护精神病患 社会别“大撒把”



■阳利

近日，某地一名女精神病患携铁锤闯进医院，莫名其妙地将素不相识的男医生砸成了颅脑损伤。精神病患，再次成了新闻主角。

据专家介绍，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占比并不高，伤了人的数量更少。然而，由于其行为完全不可预测，伤害出现得匪夷所思，每出现一例，就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。人们难免会寻思，这铁锤会不会刚巧砸到自己身上？

莫名伤人的背后，反映出精神病患治疗和看护上的缺失。这缺失带有一定的普遍性，更值得引起公共关注。

要想降低小概率事件、让精神病患得到人性照顾，那么，这副重担就不能只丢给家庭。政府和社会应该搭把手，共同担当、解决。

资金上，各级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投入

力度，保障精神卫生工作所需经费，同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此外，要建立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，积极开拓精神卫生公益性事业投融资渠道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。补齐资金短板，让精神病患看得起病，尽可能地康复；病情严重有暴力倾向的，要能够得到专门机构的专业收治。

服务上，需要卫生、民政、公安等部门联动，全方位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日常发现登记和发病报告工作。综合治理，精准识别，前端救助，防患于未然。

总之，与其出事后再动手去做排查工作，不如在事前就着手关怀、防范和救治。如果任由精神病患及其家庭孤立无援，社会只能自食冷漠的苦果。只有感同身受，协力合作，才能避免传递不幸与扩大悲剧。

**中国家庭教育研究院
全国公益巡讲周口站，
在周师音乐厅火热启动，
报名热线：15139408999**